

走出家书 —— 与傅聪对谈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家书：与傅聪对话 / 傅敏编.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5

ISBN 7-80688-184-0

I. 走… II. 傅… III. 傅聪—访谈录

IV.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5620 号

责任编辑：郭 栋

装帧设计：傅克勤

编辑策划：江奇勇

营销策划：彭守晴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 版 人：项 新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300191

电话 / 传真：(022)23366354 23075303

电子信箱：TSSAP@Public.tpt.tj.cn

设计制版：北京雅顿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三河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 1230 mm 1/32

印 张：10.5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才是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我说的“做人”是广义的:私德、公德,都包括在内;主要是对集体负责,对国家、对人民负责。或许这个原则对旁的学科的青年也能适用。

—— 傅 雷

家书中,我喜欢的是爸爸讲艺术讲人生。比如他讲关于赤子之心和孤独的那段,他说:“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了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之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这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傅 聪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flowing characters.

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出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庭，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一九四八年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俄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

朱利尼成功合作。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骋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但是我所听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

当代三位钢琴大师玛塔·阿格丽琪,莱昂·弗莱歇尔和拉杜·鲁普为《傅聪的钢琴艺术》(激光唱片)撰文推崇说,“傅聪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钢琴家之一。他对音乐的许多见解卓尔不群,而且应该作为年轻一代音乐家的指导准绳。”还评论说,“傅聪是个伟大的天才,生来具有音乐天赋,而且具有奇妙的演奏技巧;傅聪还有一种罕见的才能,他能和古典作品的大师‘心心相印’,混成一体;因此傅聪已成为我们时代的音乐大师之一。我们非常感激傅聪,他给了我们许多启迪,给我们展现了新的音乐天地。”

傅聪毕生在孜孜不倦的钻研钢琴艺术,把东方文化很自然的融入西方音乐之中,丰富了西方音乐;同时不断的研究萧邦,莫扎特,贝多芬,德彪西,斯卡拉蒂等作曲家的手稿,对这些作曲家的作品有更切实的认识,使自己的演奏更接近作曲家的原意,达到了新的境界。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傅聪是当今世界乐坛最受欢迎和最有洞察力的莫扎特作品的演奏家。”美国《纽约时报》说,“他表达了斯卡拉蒂心中要表达而没有能表达出来的音乐。”德国报刊更认为,“傅聪确是一位艺术大师,无论他演奏舒伯特,贝多芬,还是莫扎特,他总能找到最适合这位作曲家音乐的音响效果。”美国《时代周刊》赞誉他为“当今时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傅聪除了演出于五大洲外,不仅在国内举办过多次大师班课,而且每年两次受聘于世界闻名的“国际钢琴基金会”举办的大师班课;此外,还不时应邀于世界许多著名音乐学府上大师班课。

傅聪刚刚结束舞台生涯五十周年,又迎来了七十华诞!



代

序

007

他的一切经历， 仿佛是另一个“我”的经历

……你说的不错，孩子的长处短处都和我俩相像。侥幸的是他像我们的缺点还不多，程度上也轻浅一些。他有热情，有理想，有骨气，胸襟开阔，精神活跃，对真理和艺术忠诚不二，爱憎分明，但也能客观的分析原因，最后能宽恕人的缺点和弱点；他热爱祖国，以生为中国人而自豪，却并未流于民族的自大狂。他意志极强（至少在艺术上），自信极强，而并未被成功冲昏头脑，自我批评的精神从未丧失，他对他的演奏很少满意，这是我最高兴的，艺术家就怕自满，自满是停滞的开端，也便是退步的开端。当然他还有许多缺点：主观太强，容易钻牛角尖，虽然事后他会醒悟，当时却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因此不免要走些弯路——主要是在音乐方面；而人事方面也有这个毛病，往往凭冲动，不够冷静，不能克制一时的欲望。他的不会理财，问题就在于此。总之，他的性格非常复杂，有一大堆矛盾：说他悲观吧，他对人生倒也看得开看得透，并且还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他常常提的一句话）的傻劲；说他乐观吧，对人类的前途却也忧心忡忡。其实这些矛盾在我身上也照样存在。恐怕

就因此，关于他的一举一动，一星半点的消息，特别容易使我激动：他的一切经历，仿佛是另一个“我”的经历。你是老朋友，不至于认为以上的话有替儿子吹嘘的嫌疑。你欣赏他，所以我乐于和你谈谈我对他的看法，同时你站在第三者地位，也可看看我们父子是否真正相互了解。你提到我们的教导，老实说，一大半还是他的天赋。我给他的教育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太严太苛求，自己脾气坏，对他“身教”的榜样很不好：这是近十年来我一想起就为之内疚的一点。可是孩子另有一套说法替我警解，说要是他从小没受过如此严格的教育，他对人生，对痛苦的滋味，绝不会体味得这么深这么早，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远远超过他的年龄。平心静气，拿事实来说，他今天的路，没有一条不是我替他开辟的，但毕竟是他自己走下去而走得不无成绩的。例如中国哲学，诗词，绘画，我的确给了他熏陶的机会，可是材料很少，能够从很少的材料中领悟整个民族文化的要点和特色，那都是靠他自己，——尤其是靠天赋，他本身的努力除了音乐以外，在别的方面也并不多，甚至很不够，但终究能抓住精神，当然是天赋帮他的忙，我们不能僥天之功以为己有。

傅 雷

原载《傅雷书简》，致成家和函，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赫尔曼·黑塞心目中的傅聪

钢琴诗人傅聪自幼受父亲傅雷熏陶,热爱音乐,启蒙老师是傅雷的中学同学数学教授雷垣。傅聪直到八岁半才开始正式跟国立音专教师李惠芳学琴,其后又追随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学习三年。后因老师去世,以及受个人升学问题影响,进校读书,中断学琴,直至一九五一年才跟俄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再继续学习。

傅聪年轻时的学琴道路波折重重,并不畅顺,但是凭借特殊的秉赋及过人的毅力,终于克服困难,迈向成功之途。一九五三年初,傅聪应邀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贝多芬的《第五“皇帝”钢琴协奏曲》,自此崭露头角,声誉鹊起,因此,一九五三年可以说是傅聪漫长演奏生涯的起点,意义深远。同年,傅聪参加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四届国际青年与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的钢琴比赛,获第三名。一九五四年,应邀赴波兰学习,师从著名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一九五五年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及萧邦《玛祖卡》演奏最优奖。当时的评委一致认为傅聪弹奏的萧邦,最“赋有萧邦的灵魂”,而意大利评委阿高斯蒂教授则说:“萧邦的意境很像中国艺术的意境。”傅聪此后在乐坛载誉五十载,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不计其数,

不但赢得“音乐巨匠”的美誉，而且对发扬钢琴艺术、培养年轻音乐家更不遗余力，极有贡献。

傅聪为人谦逊低调，不喜自我吹嘘，历来音乐界对他琴艺的美言赞词，多不胜数，他不但从不刻意宣扬，更不在乎好好收集整理，惟一例外的可能是一九四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一八七七—一九六二〕对他的看法。一九六〇年某一天晚上，黑塞打开收音机，偶尔收听到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这节目是由一位陌生的中国钢琴家傅聪演奏的，黑塞听后，大为感动，写下一篇《致一位音乐家》的文章。兹将全文翻译如下：

《致一位音乐家》

赫尔曼·黑塞

太好了，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 * *

一次聆听收音机时，我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是播放萧邦乐曲的晚间音乐节目，演奏者是位中国钢琴家，叫做傅聪，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名字。对于他的年龄、教育背景或他本人，我一无所知。由于我对这美妙节目深感兴趣，也自然而然好奇，想知道我年轻时代最心仪的萧邦如何由一位中国音乐家去演绎。我以前听过很多人演奏萧邦：如年迈的帕岱莱夫斯基〔Paderewski〕，菲舍尔〔Edwin Fischer〕，利巴蒂〔Lipatti〕，科尔托〔Cortot〕，及许多其他大师。他们演奏的萧邦，各具姿采：精确冷隽，融浑圆通，激越热烈及充满个人色彩，有时专注于华美的音色，有时着重于细致的韵律，时而带有宗教意味，时而奇特，时而慑人，时而自我得如痴如狂，但极少演奏得符合我心目中的萧邦。我时常以为，弹奏萧邦的理想方式一定得像萧邦本人在演奏一般。

不消几分钟,我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钢琴家已充满激赏,继而更由衷喜爱。他把他的音乐掌握得出神入化,我原本就料到演奏必定会完美无瑕,因为中国人向来以刻苦勤练及技巧娴熟见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而毫不逊色。但是我所听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那是当年华沙及巴黎的萧邦,海涅及年轻的李斯特所处的巴黎。我可以感受到紫罗兰的清香,马略卡岛的甘霖,以及艺术沙龙的气息。乐声悠扬,高雅脱俗,音乐中韵律的微妙及活力的充盈,全都表现无遗。这是一个奇迹。

我可真想亲眼见到这位天才横溢的中国人。因为听完演奏后心中泛起的疑问,可能得以从他的本人、他的动作及他的脸庞,得到答案。问题是,这位才华过人的音乐家是否从“内心深处”领悟了欧洲、波兰以及巴黎文化中所蕴含的忧郁及怀疑主义,抑或他只是模仿某位教师、某个朋友或某位大师,而那人的技法他曾一一细习、背诵如流?我很想在不同日子、不同场合,再聆听同一节目。我这次所听到的是否珍如纯金的音乐?而傅聪是否如我心中所想的那样一位音乐家?若然,则每一场演奏,就会是一个在细节上崭新独特、与别不同的经验,而绝不会只是旧调重弹而已。

也许我可以得到这问题的答案。我强调这问题在我聆听这场美妙的演奏时并未出现,而是事后才想到的。聆听傅聪演奏时,我想象一位来自东方的人士,当然不是傅聪本人,而是我幻想出来的人物。他像是出自《庄子》或《今古奇观》之中。他的演奏如魅如幻,在“道”的精神引领下,由一只稳健沉着、从容不迫的手所操纵,就如古老中国的画家一般,这些画家在书写及作画时,以毛笔挥洒自如,迹近吾人在极乐时刻所经历的感觉。此时你心有所悟,自觉正进入一个了解宇宙真谛及生命意义的境界。

这篇稿子，初译于今年七月中旬，当时正在赴哥本哈根途中，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转机时，有好几个钟头闲暇，于是就定下神来，诚心诚意的去尝试译出这段两位大师神交的经过。从欧洲回港途中，又经过伦敦，乃在机场致电傅聪，问他：“黑塞当年想结识你，结果你们到底见过面没有？”他说：“从来没有！”原来，黑塞写完这篇文章后，于一九六二年就去世了。傅聪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重返波兰，才由一位极富盛名的乐评家告诉他，并给了他这篇文章。听说，黑塞写完《致一个音乐家》后，在那个复印机尚未发达的年代，亲自把文章印了一百多份，分发给知心朋友，因为知道傅聪大约在波兰，就这样把讯息传了过去。

黑塞与傅聪，一位是心仪东方精神文明的文学巨匠，一位是沉浸西方古典音乐的钢琴大师，两颗热爱艺术的心灵，就这样凭借萧邦不朽的传世之作，在超越时空的某处某刻，骤然邂逅了。这两颗心灵的契合，彼此间的相遇相知，穿越俗世的层层屏障、重重阻隔，互相观照，直透胸臆。

当年的黑塞，不但了解年轻时代的傅聪，更了解四十年后今日的傅聪。傅聪自出道至今，悠悠岁月，历经半个世纪，最难得的是对音乐的虔诚与执著，丝毫不减；对艺术的追求与企慕，与日俱增。故此，每次演奏，都是一次崭新的经验，自艺术的活水源头迸发而出，一泻千里。每一趟都是由内至外，洗涤心灵的历程。正如书法家或丹青妙手的杰作，笔走龙蛇，气势如虹，每一次挥毫，都兴会淋漓，力透纸背，虽神形俱在，却绝不雷同。

当年的黑塞，聆听傅聪而领悟萧邦的音乐，未晤傅聪而了解傅聪的情怀。艺术到了最高的境界，原是不分畛域、心神相融的。文学大家以笔写胸中逸气，音乐大师以琴抒发心中灵思；两人因而成为灵性上的同道

中人，素未谋面的莫逆之交。这一段艺坛佳话，鲜为人知，故特此译出，以为钢琴诗人傅聪演奏生涯五十周年志庆。

金圣华

原载《爱乐》二〇〇三年第十二期，二〇〇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目 录

引 言

傅 聪

代 序

“他的一切经历,仿佛是另一个‘我’的经历” 傅 雷008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心目中的傅聪 金圣华010

对谈录

成功并不等于成就042

望七了068

师今人,师古人,师造化085

赤子之心是做人弹琴的准则103

心甘情愿永远做音乐的奴隶110

平静114

015